

今天将会过去

目 次

前言	1
“陌生化”随想	1
“寻根”辩	6
从中西艺术文化逆向说谈起	11
文学价值二重说	15
现代和当代:两代文学反思的一个侧面	19
多元化的格局	24
共存的格局	29
两种意识的结合	30
漫话文学与当代意识	32
见微知著	35
文学四十年:现实主义从失落到回归	37
拓展中的现实主义	42
关于现实主义的若干思索	47
漫说现实主义四题	62
在历史风雨中突进的现实主义文学	71
——《中国新文学大系》1938—1948 年长篇小说序言	
创新和选择	88
创新的艰难	91

“文化低谷”透视	94
漫说批评方法	98
文学评论放谈	103
批评家的命运	111
文学“低谷”伊于胡底	114
理论批评及其主要方法	116
批评意识的变革	119
关于“新写实小说”	123
冷落中的一点反思	127
一种蠹测：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命运	128
倾斜中的信息	132
何物“迟到感”	134
关于文学与经济	136
当代文学的兴衰小议	138
希望关注通俗文学	141
文学形式小议	145
表现现实的位置	150
新的文学秩序的出现	153
雅与俗	158
捧杀与骂杀	161
一元与多元	163
顺应情势	165
选择的自由	167
“真实”新诠	169
慨叹之余	171
两种流向	173

小说的新气息	176
沸腾中的城市意识	182
——谈中篇小说《烦恼人生》和《风景》	
《风景》——城市意识的消长	186
花楼街文化和现代意识	188
——漫说中篇小说《不谈爱情》	
文化观念与非文化观念	193
——关于电影《红高粱》、《老井》的争论	
谢友鄞小说琐评	196
人的魅力	200
夜读小说走笔	203
不灭的追求	207
——读《明天的太阳》有感	
执著的人生追求	210
——1987、1988 年若干中短篇小说漫评	
值得注意和思索的生活现象	215
——读长篇小说《早恋》有感	
关于《母与子》的断想	218
为弱者请命	223
——袁良骏《白先勇小说艺术论》序	
毅力、深思和突破	226
——评陈美兰著《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感悟存乎借鉴	232
日本文学的走向	234
——评李德纯著《战后日本文学》	
心解与文学解释学	237
——兼评陈祖美著《古典诗词名篇心解》	
弘扬与反思	244

——评《中华文库》的出版	
行为艺术之谜	249
——评方方小说《行为艺术》	
女性眼中的女作家	252
编后记	256

前 言

如今评论之萧索为前所未有的，读者很少看，作家对之冷漠，报刊不感兴趣，出版社不愿出版……似乎真的走进了死胡同。写评论的人，虽到处碰壁，但仍不免要写点什么。既然写评论不景气，有的就改写散文，有的改写小说，有的索性改行，自然也有硬着头皮仍在写评论的。

有人曾慨叹文学将要消亡，这是危言耸听之谈，世间只要有社会存在，便有文学，作品总是有人看的。至于评论则在例外，似乎有无都可以，如今之日见其衰落，倒有点像要消亡了的样子。说这是受经济浪潮的冲击所致，还不如说直接原因是读者的阅读兴趣日益转移之故。文化大致已趋于纯粹的消费性，或者说是拿来消闲罢了，而专发议论的评论之类的文章，是不足以为消闲之用的。

不过，倘若社会的精神生活一味地耽于消闲，那无疑应看作是一种堕落。人们说经济发展的兴盛，常常是以文化的衰落为代价的，这衰落倘以堕落为其结局，那就不止是文化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了。

然而似乎也不必作如是观，文化的衰落也许原是不足为虑的，历史变化的曲折多端，常不为人们所意料。而可意料的一点，则是，一个几千年的民族，她的生命力的兴旺，决不能只是在经济上充满活力，而在文化上消退其璀璨斑斓之色。如今正有着不少甘坐冷板凳的学者与作家，以不移之志默默耕作，“莫道

桑榆晚，微霞尚满天”，这便是一种信息，文化的希望原是和民族的希望联结在一起的。我以为，文学的风帆终于要重新扬起，因之评论也将会有再兴之日。今天的沉寂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读者对评论阅读的觉醒终将被唤起。今天将会过去。

“陌生化 随想

文学走到某一个阶段之时，便有种种新奇的艺术形式出现，先是少许，以后便接踵而至，造成一种新的艺术浪潮。看起来仿佛只是艺术形式的变换，把平淡的生活内容的故事，嵌上一个目迷五色的艺术形式的镜框，似乎是炫耀着一种新货色的上市，引起人们的一点新奇感。其实不然，你只要耐心的静观默察，便会觉到不止是形式的新奇，内中流动的竟是生活中极新鲜的乃至罕见的物象。评论家倘若只以单一的直观方式去审视这类作品，就只会觉得这无非是标新立异，无非是时装表演，不会去觉察到它的迥异于日常生活面貌的特异的艺术感知。

文学的“陌生化”是近代欧洲文论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它宣称文学不是像一面镜子那样去机械地反映生活，甚至不是用外在现实的描绘去表现世界，而是为着观照人的自身，这才是艺术的目的。这个理论断言艺术和现实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自然，它的缺陷是未免把艺术与现实的联系割断了，完全独立于生活，使艺术成为一种空中楼阁。不过，西欧“陌生化”的新奇风格，确是替代了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创立了现代主义的恢奇的庞然大物。

“陌生化”是文学进入到某一历史时期必然要出现的艺术形态，它的形式是多样化，不拘于一格，不归于一种流派。它的共同点则是新奇、突兀、费解，不论是谋篇、结构、语言，一律别出心裁，区别于一般易解的写实作品，然而它的内涵却是错综而丰满

的,情思多维和充满了想象力并耐人寻味的。

我们看看近几年来当代文学中出现的一些新奇的谋篇,细细的追溯,这迹象的出现已非一日。七十年代末,小说中出现意识流,诗歌中出现朦胧诗,至今已不算陌生,但当时确是陌生的。那时节,有人喜爱,有人反对,但是到底在文学的领地里占有了自己的位置。至于这几年,“陌生化”又不停地翻新起来,目不暇给,变化之状昔非今比,步入了一个高层次。给予作品的审美判断,却是新的读者层,是读者喜爱它们,是它们赢得了读者。这变化,使得纯文学领域中写实的叙事文学让出了一大块地盘。这是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不是哪个人或哪个权威所可以左右的,读者、评论的社会检验是评定它是否能存在的试金石。

历来的现实主义是不大接受变形手法的,认为变形同生活的真实不相容,变形便是失真。但殊不知变形常常是形象的夸张,是用来突出形象的。张翼德在长坂桥大喝一声,把曹操几十万大军吓退,把曹操的部将夏侯杰从马背上吓得跌下来。事实上张翼德并无如此的神通。夸张到神乎其神,便是一种变形,人们对此并不为怪,反觉得是一种难以获得的审美愉快。变形有时候还是一种象征,象征什么,便不免要细细琢磨。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写了那个黑孩,是变形的手法,这个童工的遭遇很凄惨,他没有开过口,但是他的动作出奇得很,一只火烫的砧子他捡起来,在他手里听到“滋滋啦啦”地响,“像握着一只知了”。一根红萝卜,在他的眼睛里,成了“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这都是变形,因为生活中并不存在。这些变形,只是为写黑孩的苦难,他泡在苦水里竟麻木得难以想象;他向往美好生活的到来,幻想有一个甜美的未来养育着自己,对一个红萝卜竟能想象起内中银色的液体来。韩少功在《爸爸爸》里面,也写了一个苦难的孩子丙崽,写

他痴呆，也是变形手法，无非是写他的愚昧，写山乡的愚昧，群体的愚昧，愚昧不除，民族是无救的，就只有在灾害下集体服毒自戕。作者变形的手法，深化了敲打这种愚昧、野蛮、落后的艺术力，较之那种平实的写法，审美感受无疑是高出一筹的。

文学写人生，写人的命运，也并不只是执著于写人的曲折的旅程，有的“陌生化”的作品里，每每寓有他种的内涵，诸如伦理的、心理的和哲学的意蕴，也就是作品主题的多义性。评论界不大注意郑万隆的小说，他的冷峭的风格所揭示的文学意向常常非止一端。我很喜爱他的小说《老马》。那匹老马的易主，跟着书中妈妈的改嫁，老马不免维系着妈妈对前夫的感情。老马病入膏肓，使妈妈痛彻心肺，惜老马和思旧的情感纠合在一起，组成一种复杂得难以言宣的心理状态。她冀求老马早日死去，以结束此种忐忑不安的心境，那意绪是又一种的心理变异。书中的爸爸不愿老马速死，残忍地拖延它的寿命，为着折磨妻子那种睹物思人的情结以发泄他的妒恨。以老马的生死为转移的夫妻之间的爱与恨的冲突，是小说的主潮。但是这种冲突在小说中未有明叙，可谓不着一字，那主潮是在字里行间中不断涌现的。那是在一片白桦林河畔一个孤独人家的故事，人生的凄凉不但是不幸的，伦理的、爱情的冲突更渲染出小说故事的冷峭，而老马的生死又象征着人生不平衡的哲理内容，益发使得这篇作品给人带来不尽的思索和感受。

近年来铁凝的小说也逐渐转移于陌生化，她的《麦秸垛》便是一种象征，凡是在麦秸垛上曾经发生的爱情故事，结局大都以悲剧而告终。比较费解的，是那篇《近的太阳》，陌生得出奇，小说几乎很难说能构成故事，结局只是两个人因某种细微看法不同而致不和。他们彼此是和谐的，曾为这些而生出不和谐，于是作者的“任何一个瞬间都有完整，任何一个瞬间都能破坏完整”

的警句,包含了一种哲理意识,仿佛是一个告诫,它首先是哲学的,又是人生的和社会的。作品的陌生化可以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思考空间,作者说的是什么,作品所显示的是否是作者想说的,给读者的反应是各种各样以至差距会很大的。我为这篇小说作过一些自己的理解,不料竟招致别人的指责,他有自己的看法,那看法我也大不以为然,几乎是隔靴搔痒之谈。但是我又认为不同的看法都可以存在。作品给读者即接受者的印象,有吻合于作家原意的,有相同于别的读者的,也有非作者所能料及的,至于读者间的不同看法更不必说了。凡属写实叙事的作品,虽未必都是一览无遗,但大抵总是明白晓畅的,在这里,读者只是一个消费者;至于对一个陌生化的作品,读者不只是消费者,因为要思考,不能被动的接受,为此生发出种种作家所想不到的理解来,这就导致对作品的有所批评或有所增益,这样,读者就作为生产者的姿态出现了,读者参与了作品的创造,作品的价值将在读者的参与中逐渐地显示出来。

在陌生化的系列作品中,小说的神话形象也络绎出现了。神话是原始时代人类的想象,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因而文学中的神话都表达着某种想望,并以此作出种种隐喻。如今小说中的神话,更是从隐喻升华的一种象征,寄寓着人的痛苦与喜悦。扎西达娃的小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便是一种寻求生存和幸福的象征,“是人向世界挑战”。从宏观思维的视角看,是晓示人类锲而不舍地去征服自然的象征。小说故事的现实性是稀薄的,它是对现实的诗性的解释,神话不可能用现实的实证去作难以解释的理解,神话只是诗,文学的神话思维包容的人类的良知是无比博大的,它留给人们思索的空间几乎无穷无尽。这类作品,多年来较少见,它以陌生的面庞摆在读者面前。

写实手法的小说,渗入陌生色调的例子,首先要算阿城。他

的小说,现实的感知和哲学意蕴融合得最是紧密。社会的人和自然几乎同体。《树王》中的肖疙瘩,因满山树木被砍伐净尽,最后一棵巨树也被伐倒而焚烧起来,自此他精爽尽失,神疲形困,终使那强壮的躯干,因巨树的消失而同归于尽了。那种形神不离之笔,自是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的渗透。《棋王》中崇尚棋道,王一生认真于吃,尽管是粗茶淡饭,一点油花,却是精细而严肃,这是古代哲学中“天道”的教义。民族文化心理的流露,自然同哲学的传统意识不可分,于是出现在阿城笔下的人物,大抵有着那种特异而可亲的气质。所说的寻根意识,在阿城的小说里显示得最为质朴和具有深度。

陌生化给文学带来了新信息,它既是反映了现实,又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艺术不是机械反映现实的镜子,更不是写历史文献,艺术只是在自己独有的发展中找到使人第一次看到的人的世界。

“寻根 辩

通常理解“寻根”的意思，是指寻找本土的文化，求索本民族或本人的血统系属之类。生活在南洋或欧美的华裔作家，他们在描述中华民族的生活时，因为远离故土，民俗风情隔阂，写出来的东西总是格格不入，不西不中，不土不洋，对他们来说，要写好中国人生活的作品，不回故土寻根是难以解决这困难的。最近看到航鹰的一个中篇小说《寻根儿》，内中的主人公曾被传说是抗战结束时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小孩，于是他要设法去日本“寻根儿”，找母亲去。岂知这一场闹剧是虚假的。他到底是中国人，无须去寻根了。这两种寻法，可说是通常人们理解寻根的意思。

生长在中国国土上的作家，土生土长，也没有父母远涉重洋他去的事情，他还有什么根要寻呢？这就有些使人不解了，也曾引起一些评论家的悻悻然，那似乎是亲驾小舟，犹在寻找源流，身临高山，还在觅取石头一样的愚不可及。

然而当代寻根文学的意图，却并不是这一回事。

寻根文学问题的发端，是在有些作家不满于当前文学创作现状下提出来的。不满什么呢？当前的文学创作尽管在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时代色彩方面，人物塑造的深厚等等，都有重大的成就，但是作品的生活背景，它的历史感几乎停留在一个平面上，缺乏独特的历史色彩和鲜明而不同的民俗色彩。写城市或农村，不管是勾画静态和描述动态，那种不同的生活背景和地理

背景,不同的民俗习尚和生活方式,都很难看得出来。有的作品的历史背景几乎已雷同得难分轩輊。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写人。自然,人们都懂得,人的性格特征是在情节发展中逐渐显露出来的,但是追究得深一些,这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艺术地去把握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现象。一个民族的本体是在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不断嬗变中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探求形成不同人物性格特征的思想库。倘若不入此门探求,那么对作品的构想和对人物的描绘,就将缺乏民族文化心理的素质,作品和人物只能滞留在外在形象的再现上,不可能渗透到内在的精神特质中去把握和表现。这几年中用心的作家正在作这种思索,例如韩少功多年前写的《西望茅草地》,倘与他近年写的《爸爸爸》、《女女女》比较起来,就可以看出作家的这种思索带来的艺术变化,后者的民族特质的氛围是何等浓郁,人物形象的声息同民族文化心理联结得如此和谐。如若再将王安忆的《小鲍庄》同她以前的作品相较,似乎是两个人写的。而《小鲍庄》渗透着的深厚的寻根意识,却是把读者带进了一个民族心理流动得如止水般的凝固了的世界中去,这里面的人物、天地、田野、房舍、流水都是中国的,由此发送着古老的和悲凉的声音。此外如贾平凹的《天狗》、《黑氏》,李杭育的几篇写葛川江的风采,阿城的几个“王”,郑义的《远村》和《老井》等等,不能不承认这些作品有着特异的魅力,那魅力就是寻根意识所闪耀的神采。

“五·四”的文学虽然得力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它是执著地承受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不论是鲁迅、茅盾、老舍等人的作品,都蕴蓄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气质。不幸的是在五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却逐渐丧失了这种文化气质,虽然有赵树理等人的作品还保持着传统的色彩,但那时开始的大部分的文学都淡化了这种素质。因为那时候盛行着文学必须服膺于政治路线的需要,

复杂的生活场景被写成两条路线、两个阶级黑白分明的世界,特异的民族文化心理的人的心灵,对其内在心理的素质不但不能被揭示,即令是外在的形象也在“高、大、全”的巨大车轮下压得扁平而不可识。十年浩劫结束,拨乱反正在文学艺术上的巨大效益是众所周知的事,但在发掘人的心灵的深层面却并非一朝一夕可达到的,加上不少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历史文化素养的不足,很难在创作实践中得到适度的平衡。这时候,一些有见识的作家夙慧颖悟,在寻根意识中探赜索隐,别出蹊径,到底写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篇章。倘不从这一文学历史的背景中去理解寻根文学的由来,那就必然会把它看作是一种时髦的把戏,猎奇的花样,自然也就认为是不足挂齿的了。

这一映现不止的文学现象的出现是在1984年光景,就不可忽视文学历史背景的另一侧面,那些年在创作上正是纷繁交错的时刻,理论上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创作上是大量的外来艺术影响的吸收,变形的、意识流的、黑色幽默、象征主义等等,被大量的运用。有人认为国外现代主义诸流派的文学,在国内大体上都有反应和仿效,而且还表现得毫不逊色云云。民族的文化必须有机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影响,才能有所增益和发展,这是常识,无须多说。但吸收不等于仿效,仿效多了必致民族文化本身受到挫伤。自然我们也应该承认有不少承受现代主义影响的创作是写得好的,是成功的;但有相当一部分由于作者的刻意模仿,思想内容上的过于贫乏,加以晦涩难懂,作为一种艺术尝试是可以的,但未必是成功的。可以看得出,文学界对此的看法不尽一致,一部分作家也不无忧虑,而寻根文学在这时候此起彼伏的出现,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此现象在文学上作出的一种深沉的回答。对外来文化作有机的吸收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而当作文学发展的唯一趋向而完全摒弃传统,忽视民族文化特

质却是不可取的。寻根文学从传统文学的表层深透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从人的客观的外在形象突进到人的内在的意绪中,从现代的人的情感状态中看到久远的民族素养中的积淀的精神气质。即此一端,就足以使得前述的趋向黯然失色起来。如果我们不是无视对具体的历史现象的分析,那么对寻根文学在一定时刻的出现,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然而现存的寻根文学也不是没有弊病,有人指责有的作品一味地寻求和描写古老精神素质中的落后意识,仿佛愈是把人物写得笨拙、木讷、愚昧无知、顺从天命等等,也就是把民族性格的最低层次的、最落后的劣质发掘出来,才算是真正寻到了根,这批评自然是正确的。但也并非不能写,倘若立意既在揭示这种劣质,而作者能站立于历史的高度给以批判,使民族灵魂于沉沦中解脱,那末也将是有意义的。鲁迅笔下的阿Q是既蒙昧又具有奴性的,但是作品的批判的笔锋,使读者获得的是对阿Q的厌弃而深感民族灵魂须得到改造的必要。高晓声写陈奂生的系列,也并不是没有揭示其落后面,但作者的主体意识却不是观赏他,而是对他既寄寓了同情,又给予了沉痛的批判与否定。小说中写的在工厂要他走后门去打批条的时刻,作者终于赋予了他的自主性,这自主性正是否定了那种愚昧和顺从的劣质的。

不消说,寻根还须去探求民族性中存在的优质。中华民族赖以繁衍不息而屹立于世界的精神力量,无疑是为民族素养中优质的广远深长的教化所致。中华民族的文化光华有无比的神采,淳朴、善良、仁爱、信义、坚韧、勇敢、不畏强暴、舍己为人等等文化素质,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凝结而成并散布其光泽。然而文学作品对此的开掘与描绘,看来远比表现民族素质中的劣质方面更为艰难,目前所出现的作品,此一神采虽然渐见端倪,不论是《树王》、《小鲍庄》、《黑氏》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但是气韵

生动之作，毕竟还不多见。所以说，此种神采的探求愈深，拓展愈力，对当代文学的壮大，面目上将会带来很大的改变。人们常慨叹在当代文学中还没有看到伟大作品，这心情是好的，但是当代文学要超越前代之精英，殊非易事，遗大投艰中之重重困难，关键在于创新二字。创新是文学创作上最艰难的事情，要走尽无穷的探索之路。大胆地吸收外来的艺术经验，承受民族传统中的精华，这都是必由之径，而更大的执著力放在民族文化素质的开拓与探索上，全面地寻求其优异之点和弱质，似更为重要些。因为我们所要创造的文学毕竟是中国的，必须是蕴蓄着中国的土壤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气息的文学才足以称豪于世界，而寻根意识在其中有它的独特作用无疑是存在的。